入蜀記/卷6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入蜀記

◀上一卷

卷六

全書終

六日。過荊門、十二碚，皆高崖絕壁，嶄巖突兀，則峽中之險可知矣。過碚，望五龍及雞籠山，嵯峨正如夏雲之奇峯。荊門者，當以險固得名。碚上有石穴，正方，高可通人，俗謂之荊門，則妄也。晚至峽州，泊至喜亭下。峽州在唐為硤州，後改峽，而印文則為陜州。元豐中，郎官何洵直建言，陜與陜相亂，請改鑄印文從山。事下少府監，而監丞歐陽發言，湖北之陜州，從阜從夾，夾從兩入。陜西之陜州，從阜從夾，夾從兩人。偏旁不同，本不相亂，恐四方謂少府監官皆不識字。當時朝士之議皆是發，而卒從洵直言改鑄云。《至喜亭記》，歐陽公撰，黃魯直書。

七日。見知州右朝奉大夫葉安行字履道。以小舟遊西山甘泉寺，竹橋石磴，甚有幽趣，有靜練、洗心二亭，下臨江，山頗疎豁。法堂之右，小徑數十步，至一泉，曰孝婦泉，謂姜詩妻龐氏也。泉上亦有龐氏祠，然歐陽文忠公不以為信，故其詩曰：「叢祠已廢姜祠在，事迹難尋楚語訛。」又此篇首章云：「江上孤峯蔽綠蘿。」初讀之，但謂孤峯蒙藤蘿耳，及至此，乃知山下為綠蘿谿也。又至漢景帝廟及東山寺，景帝不知何以有廟於此。歐陽公為令時，有祈雨文，在集中。東山寺，亦見歐陽公詩，距望京門五里。寺外一亭，臨小池，有山如屏環之，頗佳。亭前冬青及柏，皆百餘年物。遂至夷陵縣，見縣令左從政郎胡振。廳事東至喜堂，郡守朱虞部為歐陽公所築者，已焚壞。柱礎尚存，規模頗雄深。又東，則祠堂，亦簡陋，肖像殊不類，可歎。廳事前一井，相傳為歐陽公所

浚，水極甘寒，為一郡之冠。井旁一柟，合抱，亦傳為公手植。晚，郡集於楚塞樓，遍歷爾雅臺、錦嶂亭。亭前海棠二本，亦百年物。爾雅臺者，圖經以為郭景純註《爾雅》於此。又有絳雪亭，取歐陽公《千葉紅梨》詩，而紅梨已不存矣。

八日。五鼓盡，解船，過下牢關。夾江千峯萬嶂，有競起者，有獨拔者，有崩欲壓者，有危欲墜者，有橫裂者，有直坼者，有凸者，有窪者，有罅者，奇怪不可盡狀。初冬草木皆青蒼不彫，西望重山如闕，江出其間，則所謂下牢谿也。歐陽文忠公有《下牢律》詩云：「入峽水漸曲，轉灘山更多。」即此也。繫船與諸子及證師登三游洞，躡石磴二里，其險處不可著脚。洞大如三間屋，有一穴通人過，然陰黑峻險尤可畏。繚山腹，偃僂自巖下，至洞前，差可行。然下臨溪潭，石壁十餘丈，水聲恐人。又一穴，後有壁，可居。鍾乳歲久，垂地若柱，正當穴門。上有刻云：「黃大臨、弟庭堅，同辛紘子大方，紹聖二年三月辛亥來遊。」旁石壁上刻云：「景祐四年七月十日，夷陵歐陽永叔。」下缺一字。又云「判官丁」，下又缺數字。丁者，寶臣也，字元珍。今丁字下二字，亦髣髴可見，殊不類元珍字。又永叔但曰夷陵，不稱令。洞外溪上又有一崩石偃仆，刻云：「黃庭堅、弟叔向、子相、姪檠同道人唐履來游，觀辛亥舊題，如夢中事也。建中靖國元年三月庚寅。」按魯直初謫黔南，以紹聖二年過此，歲在乙亥，今云辛亥者誤也。泊石牌峽。石穴中，有石如老翁持魚竿狀，略無少異。

九日。微雪，過扇子峽。重山相掩，政如屏風扇，疑以此得名。登蝦蟆碚，《水品》所載第四泉是也。蝦蟆在山麓，臨江，頭鼻吻頷絕類，而背脊皰處尤逼真。造物之巧，有如此者。自背上深入，得一洞穴，石色綠潤，泉泠泠有聲，自洞出，垂蝦蟆口鼻間，成水簾入江。是日極寒，巖嶺有積雪，而洞中溫然如春。碚洞相對稍西，有一峯，孤起侵雲，名天柱峯。自此山勢稍平，然江岸皆大石堆積，彌望正如濬渠積土狀。晚次黃牛廟，山復高峻。村人來賣茶菜者甚眾，其中有婦人，皆以青斑布帕首，然頗白晰，語音亦頗正。茶則皆如柴枝草葉，苦不可入口。廟曰靈感，神封嘉應保安侯，皆紹興以來制書也。其下即無義灘，亂石塞中流，望之可畏。然舟過乃不甚覺，蓋操舟之妙也。傳云，神佐夏禹治水有功，故食於此。門左右各一石馬，頗卑小，以小屋覆之。其右馬無左耳，蓋歐陽公所見也。廟後叢木，似冬青而非，莫能名者。落葉有黑文，類符篆，葉葉不同，兒輩亦求得數葉。歐詩刻石廟中。又有張文忠一贊，其詞曰：「壯哉黃牛，有大神力。輦聚巨石，百千萬億。劍戟齒牙，磟碏江側。壅激波濤，險不可測。威脅舟人，駭怖失色。刲羊釃酒，千載廟食。」張公之意，似謂神聚石壅流以脅人求祭饗。使神之用心果如此，豈能巍然廟食千載乎？蓋過論也。夜，舟人來告，請無擊更鼓，云廟後山中多虎，聞鼓則出。

十日。早，以特豕、壺酒，祭靈感廟，遂行。過鹿角、虎頭、史君諸灘，水縮已三之二，然湍險猶可畏。泊城下，歸州秭歸縣界也。與兒曹步沙上，回望，正見黃牛峽。廟後山如屏風疊，嵯峨插天，第四疊上，有若牛狀，其色赤黃。前有一人，如著帽立者。昨日及今早，雲冒山頂，至是始見之。因至白沙市慈濟院，見主僧志堅，問地名城下之由。云院後有楚故城，今尚在，因相與訪之。城在一岡阜上，甚小。南北有門，前臨江水，對黃牛峽。城西北一山，蜿蜒回抱，山上有伍子胥廟。大抵自荊以西，子胥廟至多。城下多巧石，如靈壁、湖口之類。

十一日。過達洞灘。灘惡，與骨肉皆乘轎陸行過灘。灘際多奇石，五色粲然可愛，亦或有文成物象及符書者。猶見黃牛峽廟後山。太白詩云：「三朝上黃牛，三暮行太遲。三朝又三暮，不覺鬢成絲。」歐陽公云：「朝朝暮暮見黃牛，徒使行人過此愁。山高更遠望猶見，不是黃牛滯客舟。」蓋諺謂：「朝見黃牛，暮見黃牛。三朝三暮，黃牛如故。」故二公皆及之。歐陽公自荊渚赴夷陵，而有下牢、三游及蝦蟆碚、黃牛廟詩者，蓋在官時來游也。故《憶夷陵山》詩云：「憶嘗祇吏役，鉅細悉經覯。」其後又云：「荒煙下牢戍，百仞蹇溪漱。蝦蟆噴水簾，甘液勝飲酎。」亦嘗到黃牛泊舟聽猨狖也。晚泊馬肝峽口。兩山對立，修聳摩天，略如廬山。江岸多石，百丈縈絆，極難過。夜小雨。

十二日。早，過東灘，入馬肝峽。石壁高絕處，有石下垂如肝，故以名峽。其傍又有獅子巖，巖中有一小石，蹲踞張頤，碧草被之，正如一青獅子。微泉泠泠，自巖中出，舟行急，不能取嘗，當亦佳泉也。溪上又有一峯孤起，秀麗略如小孤山。晚抵新灘，登岸宿新安驛。夜雪。

十三日。舟上新灘，由南岸上。及十七八，船底為石所損，急遣人往拯之，僅不至沉。然銳石穿船底，牢不可動，蓋舟人載陶器多所致。新灘兩岸，南曰官漕，平聲。北曰龍門。龍門水尤湍急，多暗石，官漕差可行，然亦多銳石，故為峽中最險處，非輕舟無一物，不可上下。舟人冒利，以至此，可為戒云。遊江瀆北廟，廟正臨龍門。其下石罅中，有溫泉，淺而不涸，一村賴之。婦人汲水，皆背負一全木盎，長二尺，下有三尺，至泉旁，以杓挹水，及八分，即倒坐旁石，束盎背上而去。大抵峽中負物率著背，又多婦人，不獨水也。有婦人負酒賣，亦如負水狀，呼買之，長跪以獻。未嫁者，率為同心髻，高二尺，插銀釵至六隻，後插大象牙梳，如手大。

十四日。留驛中。晚，以小舟渡江南，登山，至江瀆南廟。新修未畢，有一碑，前進士

曾華旦撰。言：因山崩石壅，成此灘，害舟不可計，於是著令，自十月至二月禁行舟。知歸州尚書都官員外郎趙誠聞於朝，疏鑿之，用工八十日，而灘害始去，皇祐三年也。蓋江絕於天聖中，至是而復通。然灘害至今未能悉去，若乘十二月、正月水落石盡出時，亦可併力盡鑱去銳石。然灘上居民，皆利於敗舟，賤賣板木，及滯留買賣，必搖沮此役。不則賂石工，以為石不可去。須斷以必行，乃可成。又舟之所以敗，皆失於重載。當以大字刻石置驛前，則過者必自懲創。二者皆不可不講，當以告當路者。

十五日。舟人盡出所載，始能挽舟過灘。然須修治，遂易舟。離新灘，過白狗峽，泊舟興山口。肩輿遊玉虛洞。去江岸五里許，隔一溪，所謂香溪也。源出昭君村，水味美，錄於《水品》，色碧如黛。呼小舟以渡，過溪，又里餘，洞門小纔袤丈。既入，則極大可容數百人，宏敞壯麗，如入大宮殿中。有石成幢蓋、旛旗、芝草、竹筍、仙人、龍、虎、鳥獸之屬，千狀萬態，莫不逼真。其絕異者，東石正圓如日，西石半規如月，予平生所見巖竇，無能及者。有熙寧中謝師厚、岑巖起題名，又有陳堯咨所作記，敍此洞本末，云唐天寶中，獵者始得之。比歸，已夜，風急不可秉燭炬，然月明如晝，兒曹與全師皆杖策相從，殊不覺崖谷之險也。

十六日。到歸州，見知州右奉議郎賈選子公、通判左朝奉郎陳端彥民瞻。館於報恩光孝寺，距城一里許，蕭然無僧。歸之為州，纔三四百家，負臥牛山，臨江。州前即人鮓罾。城中無尺寸平土，灘聲常如暴風雨至。隔江有楚王城，亦山谷間，然地比歸州差平。或云，楚始封於此。《山海經》：夏啟封孟除於丹陽城；郭璞註云在秭歸縣南。疑即此也。然《史記》：成王封熊繹於丹陽；裴駰乃云在枝江。未詳孰是。

十七日。郡集於望洋堂玩芳亭，亦皆沙石犖确之地。賈守云：州倉歲收秋夏二料，麥、粟、秔米，共五千餘石，僅比吳中一下戶耳。

十八日。初得艬船，差小，然底闊而輕，於上灘為便。

十九日。郡集於歸鄉堂。欲以是晚行，不果。訪宋玉宅，在秭歸縣之東，今為酒家。舊有石刻「宋玉宅」三字，近以郡人避太守家諱，去之。或遂由此失傳，可惜也。

二十日。早，離歸州，出巫峯門，過天慶觀，少留。觀唐天寶元年碑，載明皇夢老子事，巴東大守劉瑒所立。字畫頗清逸，碑側題當時郡官吏胥姓名，字亦佳。又有周顯德中荊南判官孫光憲為知歸州高從讓所立碑。從讓，蓋南平王家子弟。光憲亦知名，國史有事

迹。蓋五代時歸、峽皆隸荊渚也。殿前有柏，數百年物。觀下即吒灘，亂石無數。飯於靈泉寺。遂登舟過業灘，亦名灘也。水落舟輕，俄頃遂過。

二十一日。舟中望石門關，僅通一人行，天下至險也。晚泊巴東縣。江山雄麗，大勝秭歸。但井邑極於蕭條，邑中纔百餘戶，自令廨而下，皆茅茨，了無片瓦。權縣事秭歸尉右迪功郎王康年、尉兼主簿右迪功郎杜德先來，皆蜀人也。謁寇萊公祠堂，登秋風亭，下臨江山。是日重陰微雪，天氣飄飄。復觀亭名，使人悵然，始有流落天涯之歎。遂登雙柏堂、白雲亭。堂下舊有萊公所植柏，今已槁死。然南山重複，秀麗可愛。白雲亭則天下幽奇絕境，羣山環擁，層出間見，古木森然，往往二三百年物。欄外雙瀑瀉石澗中，跳珠濺玉，冷入人骨。其下是為慈溪，奔流與江會。予自吳入楚，行五千餘里，過十五州，亭榭之勝，無如白雲者，而止在縣廨聽事之後。巴東了無一事，為令者可以寢飯於亭中，其樂無涯。而闕令，動輒二三年無肯補者，何哉？

二十二日。發巴東，山益奇怪，有夫子洞者，一竇在峭壁絕高處，人迹所不可至，然髣髴若有欄楯，不知所謂夫子者何也。過三分泉，自山竇中出，止兩派。俗云，三派有年，兩派中熟，一派或絕流饑饉。泊疲石。夜雨。

二十三日。過巫山凝真觀，謁妙用真人祠。真人，即世所謂巫山神女也。祠正對巫山，峯巒上入霄漢，山脚直插江中。議者謂太華、衡廬，皆無此奇。然十二峯者，不可悉見。所見八、九峯，惟神女峯最為纖麗奇峭，宜為仙真所託。祝史云，每八月十五夜月明時，有絲竹之音，往來峯頂，山猿皆鳴，達旦方漸止。廟後山半，有石壇平曠。傳云夏禹見神女，授符書於此。壇上觀十二峯，宛如屏障。是日，天宇晴霽，四顧無纖翳，惟神女峯上有白雲數片，如鸞鶴翔舞裴徊，久之不散，亦可異也。祠舊有烏數百，送迎客舟，自唐夔州刺史李貽詩已云「羣烏幸胙餘」矣。近乾道元年，忽不至。今絕無一烏，不知其故。泊清水洞。洞極深，後門自山後出，但黯闇，水流其中，鮮能入者。歲旱祈雨頗應。權知巫山縣左文林郎冉徽之、尉右迪功郎文庶幾來。

二十四日。早，抵巫山。縣在峽中，亦壯縣也。市井勝歸、峽二郡。隔江南陵山極高大，有路如線，盤屈至絕頂，謂之一百八盤，蓋施州正路。黃魯直詩云：「一百八盤攜手上，至今歸夢饒羊腸。」即謂此也。縣廨有故鐵盆，底銳似半窶狀，極堅厚，銘在其中，蓋漢永平中物也。缺處鐵色光黑如佳漆，字畫淳質可愛玩。有石刻魯直作《盆記》，大略言：建中靖國元氣，予弟叔向嗣直，自涪陵尉攝縣事。予起戎州，來寓縣廨。此盆舊以種蓮，余洗滌乃見字云。遊楚故離宮，俗謂之細腰宮。有一池，亦當時宮中燕遊之地，

今煙沒略盡矣。三面皆荒山，南望江山奇麗。又有將軍墓，東晉人也。一碑在墓後，跌陷入地，碑傾前欲壓，字纔半存。

二十五日。晡後，至大谿口泊舟。出美梨，大如升。

二十六日。發大谿口，入瞿唐峽。兩壁對聳，上入霄漢，其平如削成。仰視天，如疋練然。水已落，峽中平如油盎。過聖姥泉，蓋石上一罅，人大呼於旁，則泉出，屢呼則屢出，可怪也。晚至瞿唐關，唐故夔州，與白帝城相連。杜詩云：「白帝夔州各異城。」蓋言難辨也。關西門正對灩澦堆。堆，碎石積成，出水數十丈。土人云：「方夏秋水漲時，水又高於堆數十丈。」肩輿入關，謁白帝廟，氣象甚古，松柏皆數百年物。有數碑，皆孟蜀時所立。庭中石筍，有黃魯直建中靖國元年題字。又有越公堂，隋楊素所創，少陵為賦詩者，已毀。今堂近歲所築，亦甚宏壯。自關而東，即東屯，少陵故居也。

二十七日。早，至夔州。州在山麓沙上，所謂魚復永安宮也。宮今為州倉，而州治在宮西北，甘夫人墓西南，景德中轉運使丁謂、薛顏所徙。比白帝頗平曠，然失關險，無復形勢。在瀼之西，故一曰瀼西。土人謂山間之流通江者曰瀼云。州東南有八陣磧，孔明之遺迹，碎石行列如引繩。每歲江漲，磧上水數十丈，比退，陣石如故。